

偵探小說

金

蓮

卷



天台山
署端

民國十一年貳月再版

偵探小說
金蓮花

定價大洋五角

著者 陸澹盦

出版者 華亭書局

發行人 薛甫彥

印刷者 國光書社

外埠分售處 各埠各大書坊

版權
所有

總經售處

上海棋盤街

中華圖書館

偵探小說

金蓮花

吳縣陸澹齋譯



第一章

麥克威者。美國之老博士也。以研究地質學著名。家擁巨資。顧博士有骨董癖。喜搜集五洲萬國之古物。每有所愛。輒百計得之一物。之微動費千金。未嘗有吝色。其辦事室及會客室中。悉以古物爲裝飾品。舉凡夏鼎商彝。秦磚漢瓦。以至希臘之彫刻。埃及之石像。羅馬之美術品。靡所不具。光怪陸離。陳列殆遍。入其室。恍如遊鸛形之博物院。令人目不暇給。博士無事時。輒徘徊室中。摩挲各器物。欣然自得。引爲至樂。顧博士之心目中。尙有一最可寶貴之物。搜求多年。未遂其願。平居常用爲憾。其物維何。即金蓮花是也。金蓮花者。其花瓣以赤金製成。共得八瓣。每瓣長約四寸。寬半之厚。可一黍許。此花

爲中國上古之美術品。年代久遠。渺不可考。世界各國咸聞其名。數千年來。本爲廣州蓮花庵中鎮寺之寶。秘密收藏。不輕示人。近忽有妙手空空者。流將此花竊出。花瓣散失。流傳四方。各國博古家聞之。咸懸重賞。購求此花。其中尤以麥克威博士出價最巨。於是金蓮花花瓣乃落續入於博士之手。然花瓣八瓣。博士僅得其五。未成完璧。殊爲憾事。博士將所得之五瓣什襲寶藏。秘密異常。外間絕鮮知者。有時獨處辦事室。兀坐無聊。乃將所藏之花瓣取出一一玩視。若有無窮之樂趣。博士又嘗自言。誓必將其餘三瓣覓得。以竟其志。然而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將從何處覓花瓣乎。

博士有老友曰戈登。爲紐約滙業銀行之行長。家本小康。比以經營商業。累遭失敗。資產蕩然。虧折殆盡。而滙業銀行亦且以連帶關係。有倒閉之象。戈登疊遭不幸。心緒惡劣。獨坐室中。書空咄咄。會其愛女曼麗女士翩然而入。

曼麗年十九金髮藍眸丰神絕世戈登無子妻又去世膝下惟曼麗一人故愛之不啻掌上珠曼麗入室見其父蹙額有憂容心殊不解乃嫻嫻而前步至其父之座側嫣然曰阿父何以有不豫色豈其病耶戈登微昵曼麗喟然歎曰痴妮子汝胡知者天乎我家毀矣汝甯知我心之苦楚哉曼麗駭曰破產耶我家何至於此戈登歎息曰余經營商業屢次失敗虧折過鉅彌縫乏術以致滙業銀行亦以是岌岌可危萬一銀行倒閉我家資產蕩然無存後顧茫茫何以堪此言已貌乃益戚曼麗慰之曰金錢乃儻來之物得失何足介意阿父勿以是爲慮戈登黯然曰余何慮慮者汝耳余年已垂暮甯知在世之日有幾卽今日而貧賤亦復奚惜若汝則後來之日方長萬一我家而毀忍令汝淪入卑田院耶曼麗慨然曰阿父亦勿爲兒慮兒固稍事學問差能自立決不致流爲餓殍戈登頷之曰兒能自立固佳然予心何以堪此予

爲汝後日計。曩亦籌之熟矣。曼麗汝試來。前余將以一物示汝。汝後此之幸福。當視此物矣。戈登言已。卽離座而起。緩步至室隅。曼麗默然隨其後。室隅壁上有石柱一。戈登以指按之。柱忽旋轉。現一小門。戈登出鑰啓門。探手其中。取一紙包出付之。曼麗狀甚鄭重。曼麗接而啓之。其中乃爲金質之蓮花。瓣一瓣反覆細視。不解其意。以問戈登。戈登先將柱上之機關閉。退至寫字檯前。據案而坐。然後將金蓮花瓣之來歷細述一過。曼麗則侍立而聽之。戈登曰。余曩以商業之關係。嘗航海作亞東游。赴日本之橫濱。舟將抵埠。余偶登艙面閒眺。忽見距舟不遠。有一溺水之人。載沉載浮。勢將沒頂。余賊而大呼。舟中執事人聞聲畢。至乃命水手以繩縋下。將其人救起。其人藉隸中華。民國年可三十許。以溺水過久。氣息僅屬。勢已垂斃。余命水手舁入余室。竭力施救。久之。其人漸甦。雙眸微啟。注視余面。似深表其感謝之意者。余詢

以落水之由其人搖首不答第伸手入外衣之囊中取一紙裹出納之余手狀殊鄭重顛聲曰視之視之余如其言拆視紙中所裹乃一金質之蓮花瓣也余茫然不解其故其人呻吟曰君勿輕視此物此寶物也得之可以致富雖然是亦禍水耳余以此物溺水且死蒙君援手得不葬身魚鼈今余將死敢以此物贈君藉酬大德君幸善藏此物勿爲他人所知不則恐有性命之虞君其志之其人言畢竟瞑目而死余心甚淒惻乃將此金蓮花瓣秘密收藏其時船主忽引一中國道士入道士自言傳姓年可五十許虬髯繞頰深目高鼻貌甚凶惡傳旣入室見榻上之人已逝嗒焉若喪嗣見余在死者之側乃昂然顧余曰死者臨終時曾有一物遺君否余愕然已而曰無之傳曰然則彼亦有遺囑否余曰亦無之彼出水時已不能言矣傳狀甚失望注視余面者再意如不信已而顧謂船主曰死者乃余同伴失足墜海遽爾慘

斃余殊憫之。今余亦別無他語。君請遵舟中定章。將尸身執行海葬可也。船主領之。乃召水手入將尸身舁去。此則余獲金蓮花瓣之大畧情形也。

曼麗聽至此。乃囑言曰。然則此金蓮花瓣可寶者。安在可得聞乎。戈登曰。汝少安毋躁。余且語汝。余得此金蓮花瓣後。遄返祖國。秘密收藏。以死者之諄囑。頗守金人之戒。絕不令他人知之。客歲之冬。余偶與老友麥克威博士言及。麥大喜。據云。此花共有八瓣。彼已覓得其五。願出千金向余購之。余知麥志在必得。乃故意靳之。堅不肯購。麥頗怏怏。以是幾與余絕交。今余以此物遺汝。萬一余家而毀。余死之後。汝可以此物向麥求售。麥愛此物。必出重價。則萬金不難立致。此即余爲汝預留之後步也。曼麗唯唯。正言間。闖者報有客至。戈登命肅之入。及入。則老友藍廷也。藍廷設古玩肆於紐約。與戈登爲舊交。時相過從。頗稱莫逆。戈登見藍廷至。起立迎之。藍廷詔笑而前。與戈登

及曼麗握手。忽忽曰。今晚康斯丁伯爵夫人家大開跳舞會。特倩余轉邀君與女公子赴會。君以爲如何。戈登曰。余近日心緒惡劣。殊無興趣。曼麗若願往者。可以與君偕行。藍廷以問曼麗。曼麗諾之。藍廷大喜。曼麗乃先往臥室中。易華美之衣裙一套。然後與藍廷偕出。驅車赴康斯丁伯爵夫人家。華鐙旣燭。嘉賓畢戾。酒截雜陳。歌舞間作。此康斯丁伯爵夫人家之跳舞會也。其時曼麗與藍廷亦翩然戾止。主人接待甚殷。曼麗固交際場中之明星。生性豁達。仇爽。若男子。座中賓客。強半相識。逐一寒暄。頗不寂寞。嗣後以主人之紹介。得識少年哈麟。哈麟年二十餘。狀貌英偉。性情豪邁。立談之頃。頗相契合。哈麟請與曼麗同舞。曼麗許之。兩人舞蹈之術。均極精妙。傍觀者咸嘖嘖讚嘆。舞已互相贅許。兩情益洽。因駢坐作清談。曼麗四顧室中。不見藍廷所在。頗以爲異。以問主人。主人亦云未見。哈麟曰。藍君想有他事故出外。

一行少頃。當復來也。曼麗亦不以爲意。乃復與哈麟並坐。繼續作清談。喁喁不已。初不料此一剎那間。其家中乃發生一重大之暗殺案也。

藍廷者。傳道士之死黨也。陰賊險狠。詭詐無匹。傳道士欲得金蓮花。嘗通電歐美各黨徒。從事物色。藍廷與戈登善。偶言及金蓮花事。戈登以其老友也。盡言無隱。且出金蓮花瓣示之。藍廷暗喜。急發電告傳道士。招之來美。踰月後。傳道士抵紐約。與藍廷密商。謀設法奪金蓮花。藍廷曰。戈登家中。臧獲不多。晚間。僅一老僕在。僕殊癯病。不足慮也。惟其女曼麗。頗爲矯健。恐爲我儕之梗。明晚得間。余當設法誘之。他出。君乃突入。刼取金蓮花。此一舉手之勞耳。傳大喜。即令如法行之。翌日。藍廷探得康斯丁伯爵夫人家開跳舞大會。乃假夫人之命。往邀曼麗。曼麗果中其計。隨之赴會。迨曼麗與哈麟跳舞時。藍廷即脫身而出。馳往傳道士寓所。告之曰。曼麗已出。戈登獨處家中。欲奪

金蓮花此其時矣。傅大喜，乃與藍廷偕出驅車赴戈登家。

夜月一丸，疏星數點，禮拜堂鐘聲正鏜鏜，報十一時。此時戈氏大門之外，忽有黑影二幢，幢往來舉止秘密，飄忽若鬼。則藍廷與傅道士是也。藍廷恐爲戈登所認識，乃預以黑紗蒙面，厥狀尤醜。兩人潛啓靠街之窻，踰檻而入。遙見戈登辦事室中燈火尙明，乃摸索而前，躡足至戶外。傅道士出手鎗握之，推門直入。藍廷接踵隨其後。時戈登因治事困憊，方伏案假寐。戶闢呀然，有聲。戈登駭而躍起，拭目注視，見藍廷及傅道士矗立其前，瞪目大驚，莫明其故。傅道士以手鎗擬其胸，獐笑曰：「余欲從汝乞一物，汝若智者，必不余違。」戈登駭曰：「汝乃何人？欲向余索何物？」傅厲聲曰：「余所欲者，即金蓮花之花瓣耳。」戈登怒曰：「賊金蓮花，余固有之。然余不汝與，汝其奈余何？汝無故闖入余室，持鎗威脅，甯不畏法律耶？」速離此毋妄想。言已，伸手撫案，欲按案上之電鈴。

傳大怒。突發一鎗向戈登轟擊。鎗彈飛出適中其胸。戈登狂吼一聲。殞然仆地。一轉瞬間。氣絕而死。

戈登既逝。藍廷目睹慘狀。亦爲惻然。傳道士則藏鎗囊中。啓寫字檯之抽屜。細加搜索。藍廷從傍助之。此時戈登之老僕湯姆適聞聲而入。瞥睹兩人駭而欲呼。傳道士一躍直前。突扼其喉。老僕力掙不得。脫藍廷繼至。猛擊其顙。老僕負傷仆地。暈絕。傳復於戈登身畔搜得鐵箱之鑰。啟箱視之。亦不得金蓮花所在。兩人大爲懊喪。藍廷回顧壁上之時計。倉皇曰。曼麗將歸。我儕不宜久留。今日雖失敗。異時或能以他法得之。不必亟亟也。傳道士無可如何。乃怏怏從藍廷出。比至門外。藍廷曰。余當仍往跳舞會中。與曼麗偕歸。以釋其疑。傳頷之。匆匆自去。藍廷乃僱一街車乘之。馳往康斯丁伯爵夫人家。

第二章

夜深矣。跳舞會。諸賓笑談間。作歌舞雜奏。意興尙未闌珊也。於時曼麗及哈麟。仍駢坐。作清淡。喁喁不已。雖他人竊笑於其傍。亦復瞢然未覺。久之。鐘聲鏗鏘。鳴十二時。曼麗瞿然而覺。咤曰。異哉。藍廷何爲一去而不來。更一刻鐘者。余且獨歸不復待彼矣。哈麟曰。使藍君而不來者。余當伴密司回家。曼麗謝之曰。余能獨歸無須也。語未畢。藍廷已匆匆而入。向曼麗道歉曰。余頃有要事。不得不出外一行。乃勞密司久待。負疚奚如。曼麗曰。無傷也。余與哈君談甚。驀乃忘時刻。夜已深。我儕可歸矣。正言間。忽有侍者入室。揚聲呼曰。孰爲密司。曼麗者。其家以電話至。云有要事。速往聽之。曼麗聞言。乃趨入電話室。執聽筒。聽之。則發電者。乃其家老僕湯姆也。湯姆發語斷續。狀甚急迫。其言曰。汝密司曼麗耶。來。速來。主人被刺。死矣。余亦被毆。而暈今纔蘇耳。奇變。來。速來。曼麗斗聞此言。玉容失色。皇駭欲絕。立擲電

話聽筒於案。狂奔入會堂。衆賓客見曼麗態度失常。咸以爲異。康斯丁夫人見之急趨前問。故衆亦環立於曼麗之四週。紛紛刺探曼麗心亂如麻。倉猝不能對會。哈麟及藍廷亦至。哈麟排衆而前。問曼麗得何惡耗。曼麗顛聲曰。天乎。我父乃被刺矣。藍廷佯爲大驚。詢曼麗以詳情。曼麗以老僕之言告之。言已噉然而哭。藍廷慰之曰。密司勿爾家中事究竟若何。尙未目睹。今我儕宜速歸。一覘狀況。曼麗含淚領之。亦不暇與主人別立。偕藍廷奔出驅車馳歸。

曼麗抵家。奔入辦事室。見其父果被刺殞命。瞑目僵臥。血流殷地。厥狀殊爲可慘。曼麗撫屍大哭。搶地。擘天。慟不欲生。藍廷及老僕在旁勸慰良久。悲乃稍殺。老僕則將當時之情形詳述一過。曼麗恍然大悟。知刺客必爲金蓮花而來。老父靳之不與。遂懼殺身之禍。至於凶手究爲何人。一時殊難揣測。然

其事又不便宣佈。乃請藍廷往報警署。購緝凶手。藍廷暗笑其愚。諾之而出。曼麗俟藍廷去後。乃潛啟壁上之機關小門。探手其中。則金蓮花花瓣仍安然在內。未被凶手所奪去。尙爲幸事。然一念老父以此物故。慘遭殺害。則又不自知珠淚之涔涔而下也。

戈登既逝。滙業銀行亦倒閉。曼麗之家。乃宣告破產矣。債務清理之後。曼麗營營子立。家徒四壁。爲後來衣食計。乃不得不從其父之遺命。將什襲珍藏之金蓮花瓣。善買而沽。一日曼麗將金蓮花藏之身畔。往訪父執麥克威博士。麥克威招之入寒暄數語。曼麗曰。先君在日。藏有金蓮花一瓣。爲稀世之寶。丈當知之矣。麥克威頷曰。然。今此物安在。曼麗曰。先君以此物貽余。囑余寶藏。論理則先人手澤固宜妥爲保存。無如寒門疊遭變故。家道窘迫。不得不捐棄此物。割愛出讓。不識丈亦欲得之否。麥克威聞言欣然有喜色。嗣乃

佯爲冷淡之狀。徐徐曰：金蓮花安在？密司能示余乎？曼麗聞言，卽出花示麥。麥接閱之，審視無誤，乃謂曼麗曰：此物雖可寶貴，然得之亦無所用。余與令尊交素，莫逆密司。旣在窘鄉，余亦理宜攸助。今余願以千金易此物，不識密司之意如何？曼麗聞麥克威僅出千金，意頗失望，乃將金蓮花藏之囊中。快曰：先君以此物故以身命殉之，余苟非處窘鄉者，亦雅不願以此物讓人。至於區區千金，似尙不足爲此物之代價。丈幸恕之言，已告辭欲行。麥急止之曰：密司猶以爲未足耶？然則余當以三千金購此物，并屈密司來余家，任書記之職，月俸百金，不識密司之意何如？曼麗心猶未足，沉吟不遽允。麥怫然曰：此物一骨董耳，其實一無所用。余以性愛古物，兼因與令尊有舊，故願以三千金之巨款購此微物。其在他人，詎能有此豪舉？密司尙戀戀不售，後此悔之，或且無及。密司還宜三思。曼麗覺其言頗爲有理，沉思片刻，慨然諾。

之麥大喜立署一三。千金之銀行支單付之。曼麗曼麗則出金蓮花瓣付之。麥克威麥與曼麗約囑其於翌日九時至此。任事曼麗領之告辭而出。

養尊處優之曼麗女士。今乃爲麥克威家之秘書矣。曼麗辦事勤慎。頗得麥克威驩心。一日曼麗以事欲與麥商趨往其辦事室。其時麥在室中正與一少年之客縱談甚驩。曼麗聞客之聲音頗爲熟稔。乃就鑰孔中向內窺之。不意客非他人。蓋即向日在跳舞會所遇之少年哈麟也。曼麗頗以爲異。乃伏於戶外側耳窺聽。時則麥與哈麟方相對而坐。麥出所得之金蓮花瓣以示哈麟。欣然曰。此花共八瓣。余已得其六矣。前日密司曼麗以此花一瓣售於余。價僅三。千金。可謂廉甚。其實余縱以十萬金購之。亦所不吝。言至此。縱聲而笑。藉以自鳴得意。嗣乃續言曰。今尙有此花兩瓣。未經覓得。然余確知彼未經覓得之兩瓣。乃在中國及日本。蓋十餘年前余曾率僕人數名漫游亞